

矾都印象

黄选坚



初冬的阳光正好，咸咸淡淡地照着，白茅草顶上的荻花如雪片一样从山顶往半山腰披散下来，半山腰以下却是峭壁林立，裸露出赭色条纹。远远望去，这座名叫鸡笼山的山头，色彩分明，在白茅草飞舞之间，又有怪石嶙岿，更近处是一排矾矿里巨大的烟囱，细口大肚如葫芦似地吐着白色烟圈，一动一静，如一幅凹凸不平的油画。

这就是苍南矾山，有着600年开采明矾历史的矾都。它是山，也是矿，更是一座和矿井一样历史悠久的小镇，几百年来，它就如同满山的石头，在偏僻的浙南沉默着，在我们到来的这个冬天，依然显得有些寂寥和苍凉。这种不予人说的暮年景象，并非它是遗世独立的村庄，而在于它是一个鲜活的古镇，它有着别处没有的文化底蕴，它多么想把自己的美给表达出来，让世人所喜、所爱。

在矾山的核心区域温州矾矿里，依然能看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老区景象，道路两旁都是一幢一幢青砖厂房，线条整

齐，墙面还有漆成红色的标语，只是上面积满泥灰。在作业区，那些堆积的石料，人们还在用手扛肩挑。600多年来，从发现第一块能让浊水变清的“神石”之后，这里大概一直就是这么开采着，在山里搬运着石料，然后在山下建造工坊，把运下来的石料加热、风化、碎石、沉淀，最终就变成了我们常见的明矾。我记得小时候吃坏了肚子，母亲就会从抽屉里翻出一块明矾，颜色白里间黄，不透明，用菜刀在边角上敲下小块，再倒一碗开水，就像医生完成诊治：吃了，就没事。明矾从舌尖上滑落的滋味，是苦涩到反胃，实在难以下咽，苦着脸反复几次才能吞下。那时候就在想，是从哪里找来这么难吃的石头。从各个工作区走过，突然之间就有种时间停滞的感觉，把这份记忆翻了开来，让我看到矾山它当年的荣光。

再往里走，顺着一条泥泞的小路绕过高耸的大烟囱，直通往厂区后山的矿洞。那是一条淹没在白

茅丛中的古道，一头通往幽深的矿洞，一头往下连着厂房，道路的两旁也没有用石头砌成路基，更像是人随意踩出来似的，冬天的白茅草毫无顾忌地往路中央生长，从这条古道漫步走着，荻花雪白，就在我们眼前嬉戏。天空是澄澈的，山里头是沉寂的，只有那些柴油机货车载着石料，隔老远就突突地响着，打破了我们登高远望的雅兴。在我们不能进入的矿洞里，矾山人600年来从未停止往更深处延伸。他们在山里打出了一条又一条深洞，这些被称为井巷的深洞，据说，没有矿工当向导，在交错如蜂窝的井巷里，一般人是无法走出来的，那是一个能容纳几百万人的巨大空间。我无法想象就在我的脚下存在着这样神奇世界，这仿佛就是矾山人在另一个空间建造了另一个矾山古镇，那是石头的世界，他们在那里挖着石头，搬着石头，整天和石头为伴，在没有光彩的地下，石头是他们的所有。

与地下矿洞相对应的是，矾山在群山之中辟出一条挑矾古道，那是一条几乎凝结着挑工血汗史的古道，从矾山福清湾开始，翻了几个山头，来到山脚的藻溪，然后从水路运到鳌江发往各地，路远而道险。挑工们拿着微薄的报酬，贩运着廉价的矾石，这些矾石除了大批运往大城市外，也有纯度不高的散货被周边村镇使用，而我们家里的明矾大抵是这么流传过来的。这些价格便宜又容易取得的明矾，自然而然就成了居家必用的良药。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当年痛恨的明矾也是来之不易啊！

矾山是一座石头城，不仅是因为矾矿，还因为本地人天然会对石头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在矾山不长的街道上，这几年陆续建起矿石博物馆、奇石馆等。听说都是一些老矿工利用井巷技术到世界各地赚钱后，再回来修建的，他们不知道如何更好地帮助他养他的矾山，只能把各种名贵的、稀有的、精美的石头捐献给展馆，让石头说话。当无数的石头汇在一起时，那是多么奇幻的世界，我们轻轻地走过，静静聆听石头的歌唱，那是不甘寂寞的歌，那是渴望交流、愿意分享的歌，那又是一支岁月绵长、坚毅勇敢的歌。

矾山，正悄然掀起它那神秘的面纱。

生重来一遍，我还是会这样过，因为这样，我才能是你的妈妈，你才能是我的儿子。”这是影片最为高潮部分，观众纷纷泪飙。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青春再来一次的机会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但如果真面临这样的选择，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沈梦君一样，无论岁月如何变更，无论人生怎样重来，最珍贵的不是青春，也不是梦想，而是孩子，是亲情。面对深爱的人，我们总会毫不犹豫选择付出，这就是无怨无悔的爱。

电影结尾画面配上邓丽君的那首《偿还》，完美地道出影片主题。每个上年纪的女人都曾年轻靓丽过，而今回首，那段生命中最美的时光，究竟遗失在何处，又是谁悄悄蹉跎她们的芳华？身为中年女人，我们有多少需要偿还给上一辈的付出，又有多少可以偿还给自己逝去的青春？回想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幻想着回到生命的某个节点，重新开启一段新的旅程，重新寻找最初的梦想，重新阐释生命的意义，然后将生命中的遗憾化为圆满。然而，世上既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有些事，有些人，一转身，一经年，一辈子。“最永恒的幸福，不是拥有你，而是拥有和你有关的回忆。”唯有珍惜，才是最好的答案。

登四海尖看日出

张秀玲

受永嘉同学盛情邀请，我们大学闺蜜三人，于一个寒冷周末，去四海山呼吸新鲜空气。

路遇好景点说停就停成我们的共识。沿途，一片碧绿的湖水吸引我们停车拍照。湖边正好有闲置竹排，我们便站在竹排上尽情拍照。阳光扫去我们脆弱的矜持，当要来个合影时，正发现一群人从湖对面坐船过来。闺蜜一声甜美的“摄影家”的称呼，引来的竟是永嘉知名摄影家谢先生。从那举重若轻的拍照动作看，那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摄影家。

闲聊中，得知我们要去四海山，摄影家就从他们一群人里吆喝出一位四海山某客栈老板。就这样，我们驱车跟随到了客栈。据说，客栈所在地方海拔800米左右。由于离晚饭还有一个小时，摄影家建议我们去四海山山庄附近走走。

山庄坐落地方海拔更高。山庄前面是一处园林，亭台楼阁和湖水相得益彰，如果来得巧，园林里的杜鹃开得姹紫嫣红。绕着山庄周围闲走一圈，虽然冷得有些刺骨，但天空明净，空气清新，顿感心静气爽。冬天的山庄，万物静默，游人稀少，静谧安宁。这个时候的阳光，好像落魄时朋友的慰问，甚是熨帖。摄影家顺便告诉我们，明天天气适合看日出，并给我们指明了去四海尖的路线。

山区的夜晚，来得似乎特别早。夕阳西下时分，我们入住客栈周边已是阒寂无声。选择四海山，主要是醉心于山区的空气。天寒地冻却早起看日出，我萌生“退”意，但很快被她们说服了。我们4人才要了一个房间，两人共眠一张床，大学生活入睡闲聊的故伎不觉重演，4人聊到凌晨1时方才入睡。

凌晨5时左右，在闹钟声中我很不情愿起床。风高月黑，开车半小时左右，到了四海尖山脚，此时汽车里面温度是零下摄氏5度。借着微明的晨曦，沿着古老的山路跌跌撞撞上去。虽然走着能活络血脉，但我的脚趾还是被冻发麻，她们也被冻得鼻

水直流。

快到山顶时，前面出现一副奇异景象。抬头看，半弯月亮悬挂我们头顶，犹如指明灯；往后看，天边竟是一抹红霞。日月争辉也有时，激发我们一鼓作气。脚下落叶被踩出的窸窣窸窣声音，有些诡异和苍凉，把我们裹挟在神秘的世界里。

到了山顶。我们一边跺脚取暖，一边拿着手机静候日出那一刻。太阳终于在我们等待中怯生生跃出云层。日出的每一个节律，在我们一惊一乍中完整被录下来。这个时候的四海尖就这样被我们4位女子肆意享有，这样的日出，也为我们所目睹，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待天空的一抹红霞被红日扫尽，极目远眺，才发现登临远眺，收获的不仅是日出，四海山植被竟然如此茂盛。芊芊莽莽的森林，连绵起伏的群山，辽远明净的天空，三者交集出寥廓雄壮的视野。

下山时发现，山路是一条古道，黄叶堆积，似乎许久没有行人走过。一路下来，竟也没有遇到一个人。到了山脚，路面结冰，霜冻的小草平添几分寒意，而此时车里温度是零度。这么奇冷天气，在熹微晨光中，只有4位女子登山看日出，于别人难以置信，于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蒙田说：“我找我的时候找不着，我找着我由于偶然的邂逅比由于有意的搜寻多。”这次被摄影家指点的登山看日出，成了与自我邂逅的契机。时光老去，但我们不忘初心，想不到，老妇还发少年狂。

旅游生涯中，登山或看日出习以为常，但这次登临四海尖看日出，这样的情境，怎能轻易忘怀？它犹如屋檐下的风铃，诗意了我的旅游风窗。

据说，四海山的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精彩。夏天，环境清幽，有“清凉世界”“永嘉承德”美誉。冬天，也有林海雪原那般的雾凇的奇景。其他时候，还有云海雾海。凭我们的不老激情，将会继续回访，见证四海山的一个个美名。

如果青春可以重返

■金 洁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物是人非。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让你重走一次青春路，你会怎么做？电影《重返20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引人遐想的美好故事。

坏脾气老奶奶沈梦君，除了前管家外，没有人喜欢她，连媳妇也因与她同住一个屋檐下压力过大而住院。无奈之下，家人决定送她去养老院。老奶奶伤心之际路过照相馆，想留下最后的身影，没想到这一拍竟将老奶奶的外貌变成20岁时的年轻模样。随之而来的奇怪际遇不但让她加入乐团当主唱，更迎来音乐总监对她的爱，使她再度因爱而幸福。然而，一场意外使她面临重大抉择，究竟她该留在20岁享受美丽人生，还是回到70岁度过暮年生活？

相信每个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深有感触。在照相馆里，沈梦君对摄影师说：“好久没来照相馆

了，这次一定要照好看点，好放在我的骨灰盒上。”于是摄影师让她回忆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她沉思着，眼含泪花，凄凄地说：“我最美的时候，连我自己都错过了。”这简短的对白，霎时触及我的泪点！年轻时的沈梦君，貌美如花，有梦想有追求，然而，太多的生活重负，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想，早早丧夫的她唯一念想就是抚养儿子长大成人。如今，儿子已是大学教授。而她，已垂垂老去。

在这样的人生境遇，突然一不小心“穿越”到20岁。这是多么美好的年华，年轻时候的遗憾终于有了弥补机会。眼看青春正朝着前方一步步春暖花开，可是最终为了救孙子，她放弃这一切，重新回到70岁，如同做了一场美丽的梦。深怀愧疚的儿子劝她什么都不要管，尽情去享受这重来一次的青春时，她泪流满面地说：“如果我的人



林新荣

寒冷总是最先来到圣井或许同时还有旭日一位年轻的姑娘它光洁的脸庞涂满霞彩接着河流亮起来了田野亮起来了

以及广场、集镇好像是这位姑娘一下子把炭火拨亮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氣息层云的湿气金属的气味我们仰望圣井那传说中的塔顶像一位顶天的巨人